

DOI:10.13288/j.11-2166/r.2022.19.017

基于圆运动的一气周流理论论治神经性耳鸣

廖焱^{1,2}, 曹凤珍¹, 邱思月³, 蔡乐琪¹, 时倩琳¹, 陈玲玲², 李佑生²✉

1. 暨南大学中医学院,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01 号, 510632; 2.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医院/暨南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; 3.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

[摘要] 从“圆运动”及“一气周流”理论认识神经性耳鸣的病因及发病特点, 认为中土亏虚, 气血乏源, 斡旋失司, 气运升降逆乱, 清阳虚于下, 浊阴逆于上, 阳气微弱, 激荡在上之浊阴是神经性耳鸣发病的核心病机; 基于圆运动的一气周流模式联系临床实践探讨神经性耳鸣的治疗, 提出补土生源、斡旋中土, 佐金抑木、枢利气机, 降火暖水、既济阴阳的治疗原则, 并据此原则自拟百合鸣宁方以斡旋气机、守中正土, 为临床治疗神经性耳鸣提供思路。

[关键词] 神经性耳鸣; 圆运动; 一气周流

神经性耳鸣是耳鼻喉科常见病、难治病, 其主要表现为患者主观感觉到一侧或者双侧耳内不同程度的蝉鸣音、轰鸣声等异常声音感觉, 多伴有患侧听力的逐渐衰退^[1]。由于本病病机复杂且临床表现多样, 患者有极强的主观性, 使得临床诊治难以判断确切疗效。西医治疗神经性耳鸣主要以对症治疗为主^[2]。中医古籍称耳鸣为“聊啾”“苦鸣”“蝉鸣”等, 在其发病理论及治法上多有见解, 现代临床亦有从心^[3]、肝^[4]、脾胃^[5]、肺^[6]、肾^[7]等不同方面论治耳鸣的主张, 以中药联合针灸治疗也已显示了较好效果^[8]。该病感而易发, 发则经久难愈。我们受《易经》河图中气升降圆运动之理启发, 根据中医学圆运动的气机升降模式, 结合清代医家黄元御“一气周流”理论, 认为该病的病机特点为中土亏虚, 斡旋失司, 清阳虚于下、浊阴逆于上, 阳气微弱激荡在上之浊阴, 治疗当斡旋中土, 轴轮并运, 补土生源, 使得升降复序、阴阳归位。现将体会总结如下。

1 圆运动气机降沉升浮规律及“一气周流”模式阐述

《圆运动的古中医学》以《易经》河图中气升降圆运动之理, 构建了“人生中气如轴, 四维如轮, 轴运轮行, 轮运轴灵”^[9]的圆运动气机升降模

式。河图洛书是阴阳五行术数之源, 河图以十数合五方、五行、阴阳, 解释天地之象; 宇宙大气(阴阳交感二气)在一年(秋冬春夏四季)之中也具有“降沉升浮中”的圆运动规律, 并产生“五行”。在自然界变化中, 秋季下沉之气属金, 冬季下潜之气属水, 春季升浮之气属木, 夏季上炎之气属火; 圆运动的“中气”居升浮降沉中, 为大气升降的交合, 故中气属土。《四圣心源·阴阳变化》论:“清浊之间, 是谓中气, 中气者, 阴阳升降之枢纽, 所谓土也”^[10], 可见一气来源于中气, 中气从本质上讲是人体后天形成的浑然一体的土气, 即中焦脾胃之气。

《四圣心源·脏腑生成》曰:“土分戊己, 中气左旋, 则为己土; 中气右转, 则为戊土。戊土为胃, 己土为脾。己土上行, 阴升而化阳, 阳升于左则为肝, 升于上则为心; 戊土下行, 阳降而化阴, 阴降于右侧为肺、降于下侧为肾, 肝属木, 而心属火, 肺属金而肾属水, 是人之五行也。”^[10]我们在临床实践中结合“一气周流”理论, 认为人体左路肝、心在脾主升清的作用下化为清阳而上升, 右路肺、肾在胃土和降的作用下化为浊阴而下降, 从而形成“循环不休, 周流不息, 如环无端”的圆运动的一气周流模式。脾胃清阳之气升则肝肾亦升, 肝木其气以升发为顺, 肝气生发条达则可化生气血, 诸脏之气血冲合, 五脏即安定; 肾为阴脏, 位居下

✉ 通讯作者: syzyklys@163.com

焦，五行属水，在下者以上升为顺，故肾水（阴）必须上济于心，而水火互济，上下交通，心神平衡。胃主降浊，胃气保持通畅下降则心肺亦降，肺气肃降，肺通过向内向下的肃降运动，使周身血液百脉流经肺，通过宣发肃降调节气的升降出入以固护肌表；心为阳脏，居上焦，五行属火，在上者以下降为和，心火（阳）必须下降以资肾阳，使肾水不寒。

黄元御提出“中土斡旋，木火随己土左升，金水随戊土右降”的结构，如《四圣心源·阴阳变化》曰：“枢轴运动，清气左旋，升而化火，浊气右转，降而化水。方其半升，未成火也，名之曰木，方其半降，未成水也，名之曰金”^{[10]1}。因此，“一气周流”可以用来解释人体脏腑之间、脏腑与体表组织器官之间，以及人体与外环境之间的生理关系、病理影响，正如《四圣心源·劳伤解》所言：“中气衰则升降窒，肾水下寒而精病，心火上炎而神病，肝木左郁而血病，肺金右滞而气病。神病则惊怯而不宁，精病则遗泄而不秘，血病则凝瘀而不流，气病则痞塞而不宣。四维之病，悉因于中气”^{[10]41}，即一气周流循环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失调都会导致疾病发生。

2 从圆运动及“一气周流”理论认识神经性耳鸣的病因及发病特点

《圆运动的古中医学》曰：“大气的五行运动不圆，则时令病发生；人生的五行运动不圆，则个体之病发生，作用偏见之气。”^{[9]6}一个完整的圆运动有轴有轮，缺一不可，若轴、轮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导致运动不圆则机体发病。圆运动阴先升而后阳乃降，阳能降而后阴转升。若中焦脾胃为轴，脾升胃降，枢转中焦气机，使升降协调，阴阳平衡则百病不生；在此过程各种病邪的影响均可引起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病变，从而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^[11]。

《素问·脉解篇》云：“阳气万物盛上而跃，故耳鸣也。”人体五脏功能失调皆可导致耳鸣的发生。我们基于临床实践发现，多数神经性耳鸣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食欲减退、肌肉乏力等脾胃系症状，同时伴有情绪急躁、焦虑紧张等肝系症状。根据“圆运动”及“一气周流”理论，结合神经性耳鸣的临床特征，脾为己土，本应顺“一气”自左路上行，化生阳气充盈脑髓，使五官九窍通利空明，但若脾虚，气血化源不足，中气衰则升降窒，斡旋失司，气运升降逆乱，阳气不上，髓海难充，同时脾虚则

人体浊阴之邪散溢，降浊之功失调，浊阴上扰清窍，使五官九窍壅滞，而上行头面九窍清阳之气微弱，浊阴激荡微弱的清阳之气则发为耳鸣。若中土之气微弱则气机升降失司，脾之阳气独啸于下，上跃无果，胜复往返，成为神经性耳鸣经久难愈的重要原因。若脾虚之证未予重视，病发日久则肝木过亢反克脾土，使病情迁延难愈，患者多出现情绪急躁、焦虑紧张等症状。因此，我们提出“中土亏虚，气血乏源，斡旋失司，气运升降逆乱，清阳虚于下，浊阴逆于上，阳气微弱，激荡在上之浊阴”是神经性耳鸣发病的核心病机，并据此主张补土生源、斡旋中土，佐金抑木、枢利气机，降火暖水、既济阴阳的治疗原则。

3 基于圆运动的一气周流理论辨治神经性耳鸣

3.1 补土生源，斡旋中土

在临床实践中，我们发现神经性耳鸣的患者多出现脾胃气虚、纳运乏力的表现，具体可见面色萎黄、纳食减退、语声低弱、四肢困乏、大便溏薄、舌质淡嫩、苔薄白、脉虚缓而弱，此时治疗当补脾益胃、复其纳运。临证常用甘温益气的党参以复其源，黄芪补中升阳，茯苓健脾以渗泻湿浊，白术健脾祛湿以增加纳运之力，茯苓、白术药对相伍，健脾土而泻湿浊之功相得益彰。诸补益药大补脾气，使气血生化有源，营卫之气充足，血脉充利，水道通调，气行络通。配伍葛根可解胃中邪热，热解而火息，火息而土之气生，土之气生而金之气亦生，金之气生而肺之燥自解；法半夏燥性和缓，除燥湿化痰外尚有调脾和胃之功，能降利浊阴秽邪。葛根与法半夏相伍，一升一降，升降相因，阴阳交感相通。临证若患者出现湿浊中阻、气机失调的表现，见胃脘胸膈痞闷，酌加砂仁和胃醒脾，行气化浊；桔梗宣利气机，载诸药自一气周流左路而上行；炙甘草和中脾土，调和诸药。诸药合用共奏补脾生源、斡旋中土、轴轮并运之功。

3.2 佐金抑木，枢利气机

神经性耳鸣是集生理、心理及社会因素“三维”一体模式的身心疾病^[12]。耳鸣之患既久，脾愈虚则肝愈郁，肝郁久则积热生火，暗耗肝阴。我们以百合入方取其“佐金抑木，养阴润燥”之意^[13]，且肝体阴用阳，百合泻邪火又养真阴，与肝脏之生理特点合拍，故临证常予百合使理气而免伤阴之弊、养阴而无恋邪之虞。针对患者出现失眠多梦、精神烦乱，伴两胁作痛、头晕目眩、口燥咽

干, 女性则多出现月经不调、乳房胀痛、善太息而暖气, 舌质淡、苔薄白或微黄、脉弦缓或弦滑等一派肝系症状。以醋炙北柴胡入方, 因“醋”味酸辛而能行散, 力主疏肝, 可增强柴胡疏肝之性;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言柴胡“肝气不舒畅者, 此能舒之”, 且柴胡鼓舞脾胃清阳, 与党参、黄芪、茯苓、白术等补益剂相伍始易见功。郁金为血家气药, 可开郁通滞, 对血瘀气滞而又有郁热者最为适宜, 其药性轻扬, 上达巅顶以顺逆气机而通窍, 中消火痰之郁滞, 下通下焦治经脉逆行, 临床常醋炙入方。百合润肺下降, 醋北柴胡配醋郁金升举阳气、疏利气机、佐金抑木, 药组整体着力于圆的运动及气机周流。

3.3 降火暖水, 既济阴阳

脾虚日久必伤及肾阳, 肾中元阳欠固, 生化乏力, 根本动摇, 导致耳鸣反复发作, 难以根治。孤阳上扰, 心火独亢, 患者多出现心烦失眠、惊悸怔忡、健忘、耳内鸣响不断甚至一过性耳聋等症, 其舌象、脉象多表现为舌尖略红、苔薄白或微黄而腻、脉细数。磁石有益阴潜阳、聪耳明目、交通心肾之功; 配伍生龙骨、生牡蛎以降火潜阳, 以蛰阳根, 使气机升降复序、阴阳归位; 山茱萸为平补肾中阴阳之要药,《名医别录》言其可“治耳聋、安五脏、通九窍”; 酌加附子使肾阳足则左旋温化风木, 风木足则积温成热而化心火, 此人身阳气化生之道也。诸药合用, 阴阳和合, 如环无端, 阳根既足, 合二为一, 阴阳归位, 清窍空灵, 故耳鸣渐止。

3.4 自拟百合鸣宁方

《圆运动的古中医学》认为中医之法包括运轴以行轮之法、运轮以复轴之法、轴轮并运之法^[9], 故圆运动不圆可以通过“运轴行轮法、运轮复轴法、轴轮并运法”组方用药以恢复一气周流圆运动^[14]。轴轮并运法是指通过恢复中土运转枢纽以助四维之轮升降, 调理四维升降之轮以助中土之轴运转, 从而使心、肝、肺、肾各司其位, 最终使诸症皆愈。轴轮互相推动运转、相辅相成, 能使不圆的运动较快复圆并且长期稳定地运转。据此, 我们根据临床实践自拟百合鸣宁方治疗神经性耳鸣, 药物组成: 黄芪 20 g, 茯苓 30 g, 白术 10 g, 山茱萸 15 g, 醋郁金 10 g, 醋北柴胡 10 g, 葛根 30 g, 川芎 12 g, 法半夏 10 g, 磁石 20 g (先煎), 石菖蒲 20 g, 当归 10 g, 百合 15 g, 炙甘草 5 g。方中黄芪、茯苓、白术、炙甘草相配健运中土, 渗利湿浊, 生发脾胃清阳之气; 山茱萸平补肾中阴阳, 通

利九窍, 兼能利通气血; 神经性耳鸣患者多有木气不达、郁而化火的烦躁易怒症状, 方中醋郁金即取其疏肝凉肝祛邪之意, 配伍醋北柴胡又使“一气”润养升达左路, 取其寒热同调、去性取用之意; 葛根升脾胃清阳之气; 法半夏降利浊阴秽邪, 升发左路肝木、降泄右路胃之浊阴, 使阴阳交感相通; 磁石性降, 聪耳息鸣, 调复气机升降; 川芎行气通络开窍, 石菖蒲“通九窍, 明耳目”(《神农本草经》); “血以载气”“血为气母”, 用当归养血, 以防补气行气太过而耗血, 兼能活血通络; 百合润肺下降, 佐金抑木, 有“强志宁神, 敛肝定魂”^[15]之效且有多脏调燮之功; 炙甘草调和诸药。诸药共伍使轴轮并运, 一气周流, 升降复序, 故鸣响渐止。

4 典型病例

患者, 女, 26 岁, 2016 年 5 月 12 日初诊。主诉: 右耳内鸣响 3 个月余。患者 3 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侧耳内鸣响, 自诉呈嗡嗡声, 午休及夜间睡眠时明显。查双耳鼓膜标志清, 活动正常; 纯音测听: 双耳听阈正常; 声导抗: 双耳 A 型图。诊断为: 神经性耳鸣。予银杏叶片及甲钴胺片口服治疗, 诉服药后症状无明显改善。后再行针灸治疗亦无明显好转。刻诊症见: 右耳内嗡嗡鸣响, 午休及夜眠时鸣响尤甚, 手足不温, 畏寒怕冷, 近期食欲减退, 纳呆腹胀, 头晕, 四肢疲倦乏力, 眠差, 多梦易醒, 夜间因耳内鸣响较甚, 辗转反侧, 每晚仅睡三四个小时, 小便正常, 大便不成形、日行一二次, 既往月经正常, 舌淡嫩、苔薄白稍湿滑, 脉细弱。西医诊断: 神经性耳鸣。中医诊断: 耳鸣(中土亏虚证)。治当补土生源, 斡旋中土, 枢利气机, 升清降浊。予百合鸣宁方加减治疗, 处方: 百合 15 g, 黄芪 20 g, 茯苓 30 g, 白术 10 g, 醋北柴胡 10 g, 山茱萸 15 g, 当归 6 g, 醋郁金 10 g, 葛根 30 g, 川芎 15 g, 法半夏 10 g, 石菖蒲 20 g, 磁石 20 g (先煎), 炙甘草 5 g。7 剂, 水煎服, 每日 1 剂, 嘱其分两次在每日 7:00~9:00 及 21:00~23:00 期间服药。

2016 年 5 月 20 日二诊: 患者诉右耳鸣响音较前发作次数减少, 呈阵发性, 夜间睡眠间歇性出现鸣响, 偶有心悸感, 仍诉手足怕冷, 头晕、疲倦乏力感较前减轻, 服药后食欲增加, 已无纳呆腹胀感, 晨起大便渐成形、日行一次, 舌淡嫩、苔薄白, 脉细缓。在初诊方基础上加淡附片 10 g (先煎)、桂枝 6 g、生龙骨 18 g (先煎)、生牡蛎 18 g

(先煎)。14 剂，煎服法同前。

2016 年 6 月 3 日三诊：患者诉近期工作生活时右耳内已无鸣响，夜间睡眠时偶有鸣响，已无心悸感，手足冰凉、疲倦乏力感较前明显好转，晨起大便已成行、日行一次。舌淡红、苔薄白，脉浮缓而有力。二诊处方用药用量微调，处方如下：百合 15 g，醋北柴胡 10 g，山萸肉 15 g，黄芪 20 g，茯苓 20 g，当归 6 g，醋郁金 10 g，葛根 20 g，炙甘草 5 g，石菖蒲 20 g，淡附片 6 g（先煎），桂枝 6 g，生龙骨 10 g（先煎），生牡蛎 10 g（先煎）。14 剂，煎服法同前。2016 年 7 月 2 日电话随访诉夜眠时右耳已无鸣响，诸症好转，精神状态可，食欲可，余无不适。2016 年 9 月 12 日电话随访，症状无反复。

按语：“土枢四象，一气周流”，今升降逆乱、斡旋失司，中土必虚，土虚必自现其本气而湿，故曰土虚必湿。患者一派脾虚气弱证候，故以黄芪大补土气，白术、炙甘草、茯苓合用以补中、益气、渗湿，培土建中。清阳不升、浊阴不降故头晕，以葛根升清，法半夏降浊、交通阴阳，磁石性降而聪耳息鸣，三药合用，调复气机升降。浊阴逆盛于上，清窍壅塞，以柴胡、郁金、川芎行气通络开窍，山萸肉平补肾中阴阳并通利气血，石菖蒲通九窍、明耳目；佐用当归以防补气行气太过，兼能活血通络，患者大便不成形，故当归用量宜少；百合润肺下降，与上述诸药配伍共同着力于运轴行轮、运轮复轴、轴轮并运及一气周流。根据子午流注之理论，7:00~9:00 及 21:00~23:00 时间段脾胃二经气血旺盛，此时服药，补益中土之力事半功倍。患者脾阳素虚，患病日久必损及肾阳，肾中元阳欠固，生化乏力，则肾中元阳更虚，根本动摇，导致耳鸣反复，故二诊方中加淡附片补肾温阳、暖水温土；少佐桂枝取其助阳化气之意，生龙骨、生牡蛎入方以降火潜阳，以蛰阳根，则肾阳足。三诊患者诸症减轻，酌减药物用量坚持服用以求缓缓图治，固其本源。诸药合用，使气机升降复序，阴阳归位，圆运动的一气周流复动而诸症渐愈。

5 小结

神经性耳鸣病因复杂，其发生发展与多脏腑密切相关，我们根据圆运动的一气周流理论，提出以

“斡旋中土、轴轮并运，补土生源，升降复序，阴阳归位”为治疗原则，为神经性耳鸣的诊治提供了新思路。但临证时依然应该关注五脏病机传变、脏腑形窍之间的影响等特点，充分利用脏腑气机之间的关系来斡旋气机，守中正土。土虚气弱，非一朝之疾；培土益气，亦非一日之功，还需缓缓图治。

参考文献

- [1]熊大经,刘蓬. 中医耳鼻咽喉科学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2: 88.
- [2]杨仕蕊,谯凤,刘鼎,等. 耳鸣的中西医研究现状[J]. 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杂志,2020,28(5):386-390.
- [3]史军,刘玉. 清心安神法治疗神经性耳鸣 47 例[J]. 国医论坛,2011,26(6):23-24.
- [4]于洋. 中医药治疗耳鸣(肝火上扰证)的规范化研究[D]. 长春:长春中医药大学,2012.
- [5]苗建英,陈家礼. 陈家礼老中医辨治耳鸣、耳聋注重脾胃的学术经验[J]. 山西中医学院学报,2012,13(5):50-51.
- [6]程康明. 干祖望老中医治疗耳聋的经验[J]. 江苏中医杂志,1982(6):10-11.
- [7]朱萱莹,徐静,管恩泽,等. 补肾活血方加减治疗耳鸣临床观察[J]. 实用中医内科杂志,2008,22(12):11-12.
- [8]宋春侠,刘经州,徐立伟,等. 针药并用治疗痰瘀阻络型神经性耳鸣的疗效观察[J]. 上海针灸杂志,2020,39(5):555-558.
- [9]彭子益. 圆运动的古中医学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7.
- [10]黄元御. 四圣心源[M]. 菩提医灯,主校. 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2016.
- [11]刘赞,张锦祥,原嘉民,等. 运用圆运动理论治疗失眠体会[J]. 中医杂志,2013,54(14):1240-1242.
- [12]李雪峰. 腹针联合五行音乐疗法治疗神经性耳鸣(脾胃虚弱型)的临床研究[D]. 长春:长春中医药大学,2021.
- [13]杨诗雨,黎胜,范金茹. 王行宽教授运用百合治疗内伤杂病撷菁[J]. 湖南中医杂志,2013,29(1):29-30.
- [14]程紫蕊. 基于中土五行的五脏病证治则治法研究[D]. 济南:山东中医药大学,2015.
- [15]杨德良,李勇华. 冉雪峰治疗中风的学术经验[J]. 中国民间疗法,2013,21(4):11-12.

(收稿日期:2022-04-18;修回日期:2022-05-30)

[编辑:贾维娜]